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南浔

通 津 桥 外 販 船 多



汪建红
朱小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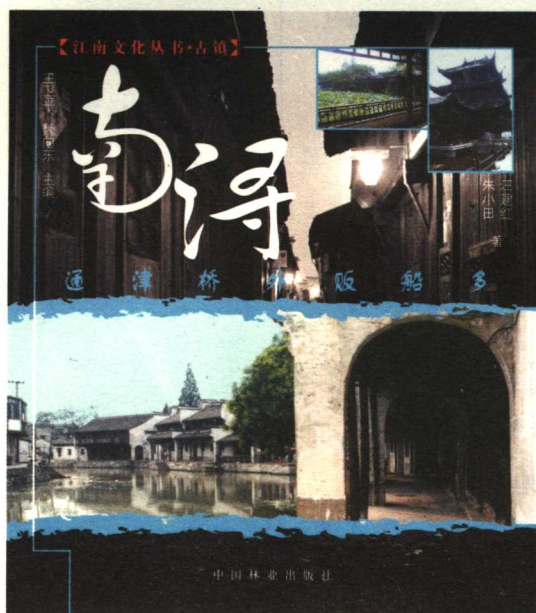
中国林业出版社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通津桥外贩船多：南浔

汪建红 朱小田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装帧设计：曹 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 通津桥外贩船多: 南浔/
汪建红, 朱小田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5.3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古镇)
ISBN 978-7-5038-3942-9

I. 南... II. ①汪...②朱... III. 乡镇—
概况—苏州市 IV. 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4040 号

出 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 7 号)

E-mail : cfphz@public.bta.net.cn

电 话: 66184477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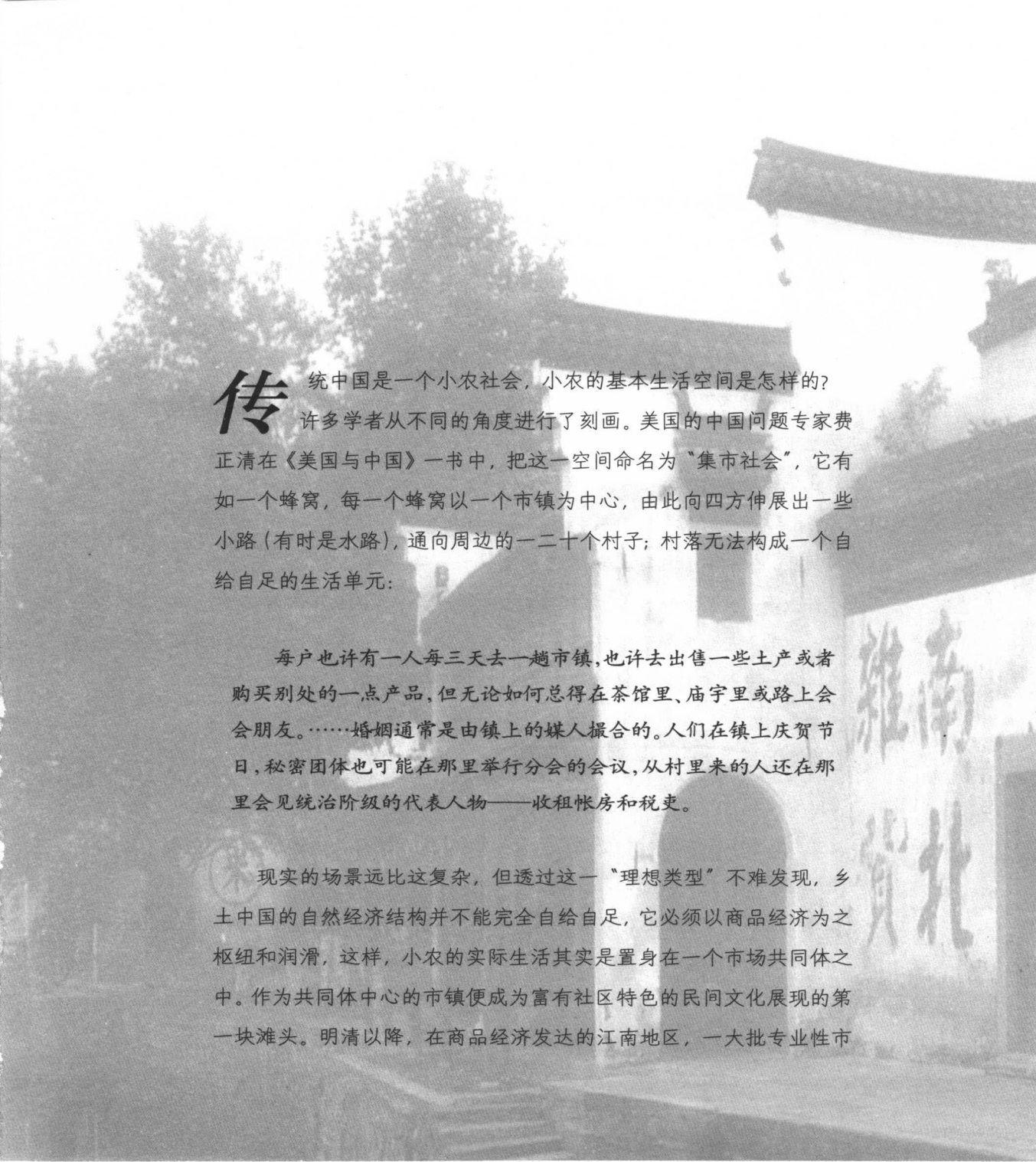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8.8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1~6 000

定 价: 25.00 元



传

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小农的基本生活空间是怎样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刻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把这一空间命名为“集市社会”，它有如一个蜂窝，每一个蜂窝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周边的一二十个村子；村落无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

每户也许有一人每三天去一趟市镇，也许去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

现实的场景远比这复杂，但透过这一“理想类型”不难发现，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之枢纽和润滑，这样，小农的实际生活其实是置身在一个市场共同体之中。作为共同体中心的市镇便成为富有社区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现的第一块滩头。明清以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大批专业性市

镇蓬镇蓬勃而生，成为近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充满活力的历史生长点，其间的文化样式亦自成一格。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山镇依山濒水，临水的一面是河街，居家多是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而吴冠中先生从小生活过的小镇则滋润在青绿苍翠的江南沃野中，“镇与乡之间难划明确的界线。镇的尽头，已是船坞、独木桥、菜畦，极目四顾，处处都是丛丛新柳掩映着的江南村落”（《水乡四镇》）；广东的地主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肯轻易移居墟市，始终坚持“在乡地主”的立场；而江南的地主却很早就由乡居转化成镇居，成为市镇居民，享受着近代文明的成果。川西某镇的茶馆里，赌客们玩着纸牌的时候，苏南盛泽的茶馆里也许刚刚成交了一桩丝绸买卖。在内地僻远某镇里，某人要到省城一趟，可能会被镇上人当作一件大事，议论许多天；而在江南城郊、镇市上的人大半从事商业，进取一点的则把生意做到了苏嘉杭沪的城里，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经常出没于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节令佳日，贵州乡场上跳着神秘的侗舞，华北集市上扭着秧歌；而在江南的市镇上，此时或许正演奏着温雅的赞神祭歌。茅盾先生曾组织过“中国的一日”的调查：193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是安徽天长人“烧忙香”的日子，城厢镇的街道上，“满挤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篮子，穿着蓝布裤子的，带着油瓶、卷上裤子的泥腿儿，光着脚穿草鞋的，扎黑蓝布的包头，围着红带子的围裙，穿着古式有鞋叶拔的鞋子，还有一些拖着满清时代的大辫子”；而在江苏太仓的璜泾镇，这一天则在迎赛猛将神，“猛将庙外面挤满了不少游客和小买卖的商人，玩戏法的江湖佬，菩萨摆在庙门前、香案上，有四面斩旗上写着斩犯某某字样。……坐着的老太一共有三十

多桌，每桌八位，同时三百多张嘴，一起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同一天，在东西两个不同的市镇上演的社群活剧何其相似，又别具风情。

为此，我们聚焦乡土江南，精心绘制独具特色的市镇文化长卷。应该说，对于江南市镇，人们并不陌生，据一位市镇史研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80—1999年间，国内学者发表的市镇史论文近700篇，区域市镇史研究论文为500余篇，其中江南占了近一半（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略加检点可以发现，以文化为主题，或者从文化的视角契入市镇社群生活之作并不多；特别是，那里充满着浓厚的学究气息，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参与本丛书撰写的主编和作者还够不上学究的资格，因此我们着意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总之，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当然，我们的初衷未必能完全实现。

江南名镇太多，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周庄、同里、东山、甬直、盛泽、南浔、西塘、乌镇这8个市镇。选择哪些市镇作为考察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遗珠之憾，但这8个市镇堪称历史文化名镇，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对她们的考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们开始了江南文化之旅，古镇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驿站。

王卫平 赵向东



目 录



墩：在河之洲 67

埭，或称坝 62

兜 54

漾 49

溪，及其船和桥 34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

东洋鬼子来了 30

国民革命的情形 27

不能释怀的还是丝 23

『小天京』 20

辑里·中国 16

月迷津渡说吴王 13

灶烟万家 10

社群历程



妇道人家 161

寻常人家 147

大户人家 120

枕河人家 114

坊间人家

墨香 102

闲庭 84

香火 74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续)

社群历程



文化依着于一定的社群，社群总有自己的历史，只是或长或短而已。江南市镇的年头不算长，大都孕育于宋元以降商品经济的土壤中，而正是这相应的时段和相适的土壤，给江南市镇文化着上了区域的色调，烙上了时代的印痕，不同的市镇文化由此显现出似曾相识而又各各相异的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市镇社群的历史也是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乡区的历史理应让乡人来说，所谓『一乡之故实，惟乡之人知之最悉，若他邑人为之，则隔阂而舛误必多』（周庆云《南浔志》序），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乡人常常把纵向的历程演说成横向的过程，或者，它将历史转换成了文化，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追求。

『无如浔偏隅也，无典籍引稽，其得之传闻无证者什之七，即散之稗官而末可信者什之三。地于吴兴，最称佳丽，不幸而数百年文献无征，良可一慨』（方熊《南浔文献志》序）。面对史料缺失的尴尬，我们从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那里得到了方法论的启示。在他们钟情的『田野』里，物质文化、里谈乡议、轶闻异事、口述访谈都成为撰写某个社群志论和印证某种理论的素材，应用这些素材，在理论上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障碍，何况，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文化，尽管这里还要涉及到文化的社会流程。

灶烟万家

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建镇的南浔，由两个村落合并而成：南即南林村，在南栅；浔为浔溪村，在北栅。南林本为寺庙名，父老相传，由吴越王钱弘俶于五代显德年间（954～959年）创建，位于后来的报国寺旧址。在江南，恐怕在全国也是如此：有块风水宝地，建了寺庙，有了香火，香火相续，人烟渐稠，便成了村落，村以寺名，再自然不过了。浔溪成村是另一种情形。它位于古浔溪两条支流的十字交汇处，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在此以砖石架木成一土桥，名浔溪桥，这便是今天的通津桥了。村以桥名，是为浔溪村。

南林和浔溪

北宋宣和初年（1120年前后），南林发育为一个丝米农贸小市集，而浔溪的塘河里也泊满了南来北往的商船。如此100年，我们在北宋端平元年（1234年，另一说为嘉熙元年，即1237年）一方李心传书《南林报国寺记》的碑记中发现，当时的南林虽仅为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萃集。只是还未设官稽征。

1252年，有了南浔，就有了镇官。在今天的南浔文园内，有一块勒成于南宋咸淳六年

（1270年）的《嘉应庙敕牒碑》，内记：南宋“宝祐甲寅（1254年）狄浦盐寇啸聚，村落多被其害，且垂涎南浔，以为市井繁阜，商贾辐辏之所，意在剽掠。……未创镇以前，特乡村尔，无阶可陈，今创镇几二十载前后，镇官岁时祈祷屡验。”从咸淳六年逆推而上20年，则南浔建镇应在淳祐十年（1250年）左右。清范锴《浔溪纪事诗》即言此事：

佚志残碑尚可稽，当时沿革未全迷。

菰城古邑三唐后，谁识南林旧有溪。

镇戍监官古制存，万家烟火聚云屯。

“土地”的信息

根据文献记载,人们可以笼统地认为,南浔是由两个村落成长合并而成的市镇,而且,南林早于浔溪;其间,最关键的标志是北宋政和年间浔溪桥之建。其实,在江南溪流十字交汇处架桥,往往不是聚居成村的要素,而是招商成集的条件和象征,换言之,北栅的浔溪一开始就不是村落,而是村市。当然,这时南栅的南林也已经是“一个丝米农贸小市集了。”但与浔溪不同,在成为“农贸小市集”之前,南林经历过一段村落过程。因此,追根溯源,南浔的前身是南林村,位于南栅的这个村落首先发育为市集,再向北栅的浔溪扩张,浔溪本来就地处交通要津(通津桥之名由此而来),当然地成为市集的一部分。如此大的“市集”称之为市镇自然更为合适;南浔镇应运而生。

南浔市镇成长的具体环节能够从土地堂的空间存在和民间传说中得到明显的印证。南栅土地堂地近南林寺,只能是寺庙型聚落——南林村的象征。尽管对于“双土地爷”的事迹和地望有不同的传说,但关于他们的成神时间是基本确定的:北宋宣和初年,即北宋晚期,据此推断,南林渐成聚落当在北宋中晚期之间。土地堂建成之后,南林人便在每年九月初五吃



浔溪的塘河里停满了南来北往的商船

豇豆糯米饭纪念土地爷,这一风俗在南林成市进而扩张成南浔镇后,便在原南林村周围遗存下来,并且在这里(南栅)延续。南浔地方史专家朱从亮先生确认:北栅没有这一风俗。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浔溪没有自己的村落史,也就没有一方土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栅的浔溪是在南林先期成市之后拓展的新街市,缺乏久远的历史记忆,而正是南北栅居民集体记忆的时间长短不同,将南浔镇市发展的空间走向和前后序列区别和展示出来。对于这一过程,镇里人代代相传一个高度浓缩的事实:土地堂从前是南浔的市中心,后来街市北移,逐渐成为荒僻所在,但是,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的一年一度的土地堂庙会,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根源记忆。

“土地爷”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一块聚落的历史空间,那么,栖息其间的人们,

其生活状态如何呢？对此，我们没有别的可以说明的材料，不妨再来聆听一回元代戴表元和明代虞堪对南浔的吟咏。

戴表元《东离湖州泊南浔》：

张帆出东郭，沽酒问南浔。
画屋芦花净，红堤柳树深。
渔艘齐泊岸，桔树尽成林。
吾道真迂阔，浮家尚越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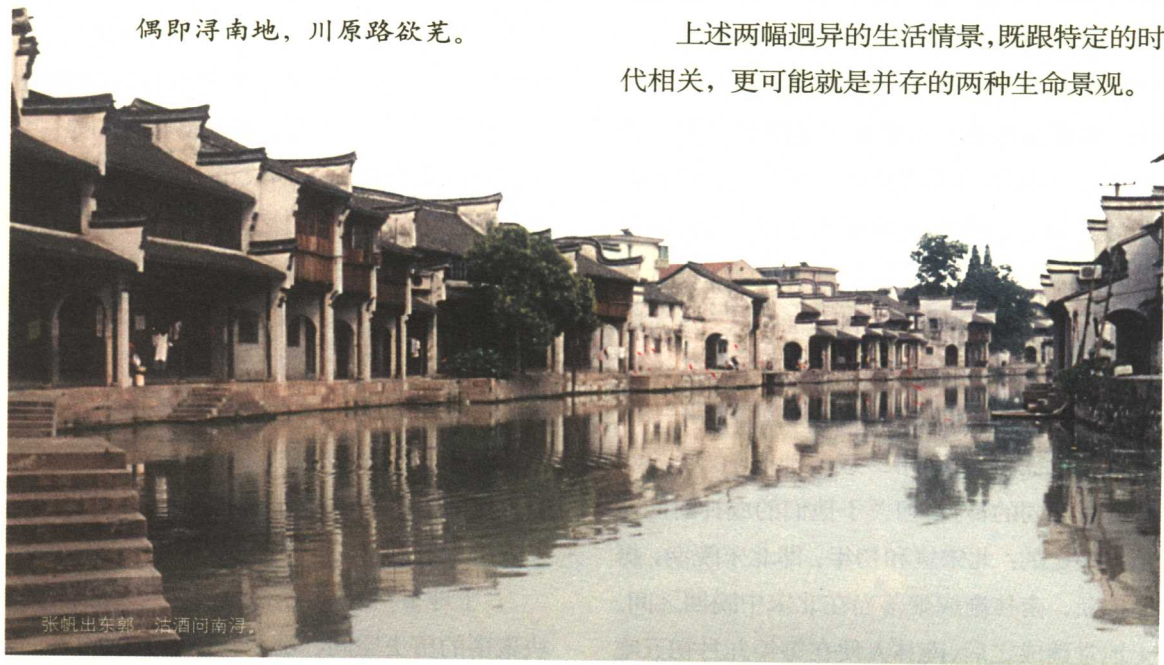
虞堪《浔南书事》：

偶即浔南地，川原路欲芜。

老翁行乞食，稚子幼难扶。
未放开河卒，犹差守戍夫。
为农那可卜，愁我老江湖。

两位诗人的诗作反映了不同的乡人生活情形：清爽的秋日，戴先生轻舟路过浔地，只见苍苍蒹葭，依依垂柳，画屋红堤，在水一方；一路纵浦横塘，航道通畅，泊舟小憩，橘市琳琅，浔溪棹歌……未免浪漫了些；而虞先生看到的，恰恰是浔南生活的另一面：川原荒芜，老翁乞食；既虞蓬头稚子，犹嗟边关守夫。

上述两幅迥异的生活情景，既跟特定的时代相关，更可能就是并存的两种生命景观。



张帆出东郭，沽酒问南浔。

月迷津渡说吴王

元末，群雄蜂起之际，苏北的张士诚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高邮称王。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张士诚陷平江（苏州），建都；四月下湖州，自立为吴王，奄有吴郡，南浔遂成苏州与湖州之间的水陆交通孔道，南去杭州亦赖此中转。

张士诚考虑把南浔作为兵站，驻军囤粮，始在此筑城。沈登瀛《南浔备志》曾有个考证：“镇城之筑应在次年（即1357年——笔者）；筑之不固，越三年而遂圯，故（至正）二十一年重修之。”城与镇以东西交界坝桥一线为界，桥南还是南浔镇，桥北则称南浔城。清纪磊《咏交界坝桥》：“路分南北水东西，遗址当年尚可穷；行到桥边正交界，才过一步即城中”，把城与市集的界线交待得十分清楚。这样的布局将驻军与居民隔开，两不相扰。南浔城四面皆壕，从晚清汪曰桢《南浔镇志》，约略知其遗迹：“以地势考之，城壕转北通西仓港，西南之壕也；司前港自薛家漾通马家港，东南面之壕也；百间楼港，东北面之壕也；西木巷转南通永安桥港，西北面之壕也。城以通津桥为中心，周长三里。”

太尉城

南浔城又称“太尉城”。张士诚起兵第二年，屡败于朱元璋，一度为元所招安，官封太尉。筑城的时候，张士诚已经是吴王，“太尉城”大概不是自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攻陷湖州，前锋

逼抵南浔，张士诚属将王胜不敢迎战，自开城门投降。明洪武二年（1369年），南浔城的砖石被拆去修筑苏州城，只留下一片废址供后人凭吊。有清范锴诗为证：

春明走马向城壕，可是三兴土筑牢？
凭吊淮张遗故址，夕阳曾映女墙高。



1356年4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

诗中“三兴”指长兴、嘉兴、宜兴。据说，张士诚的府第之基，用的就是此“三兴土”。三地的土石估计没有特别之处，但三地的名称让张氏焄心，事实上，张士诚确实“兴”过一阵，只不过没有“长兴”，可是，古往今来，长兴不衰者几何？常有“诗人沽酒停舟间，一笑来寻太尉城”。故清人钱载《泊南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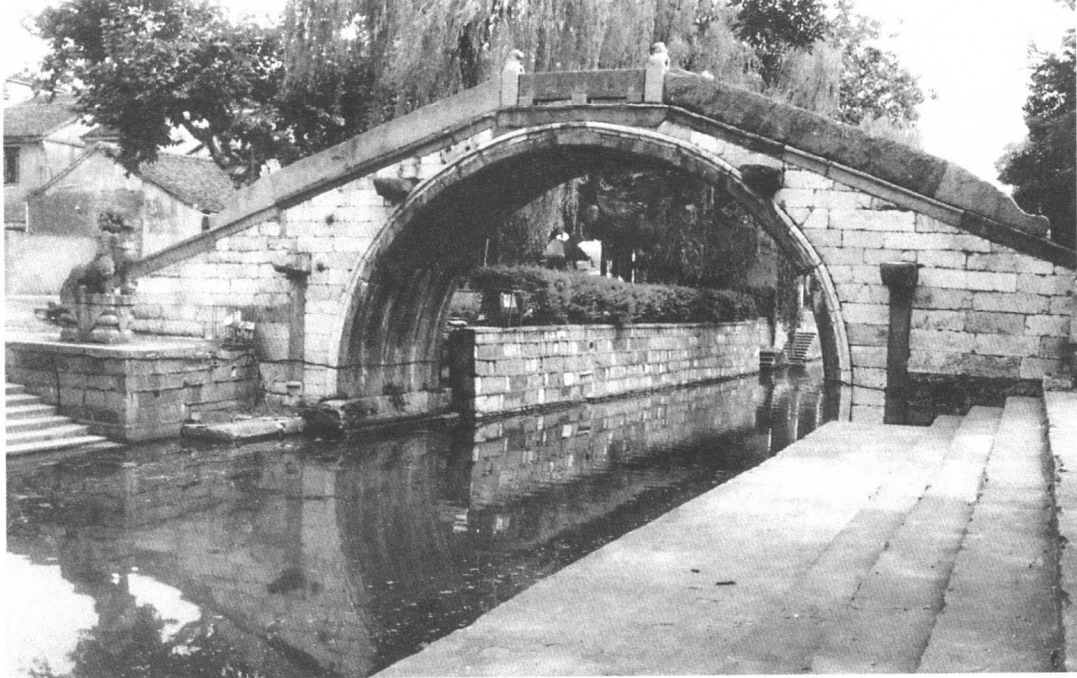
太尉废城，雪没先生。
孤杖帘招，一笑百年。
此夜清风，明月双桥。

牵强地说来，南浔此间的历史跟长兴是有

些关系。1356~1366年间，在南浔被张士诚控制的这段时间内，离湖州不远的长兴为朱元璋的一个大将耿炳文把守，耿炳文手下有一位儒士温祥卿，太原人，在长兴避乱，曾献策朱元璋，佐耿炳文守土。朱元璋做了皇帝，温氏便在长兴长住下来。他的侄儿温璉，由长兴迁至南浔七里村。七里村在南浔西南七里，元末才成村落，本无足记之处，可一入明朝，“七里丝”便问世了，“居民数百家，市廛栉比，农人栽桑育蚕，产丝最著，名甲天下”（周庆云《南浔志》）。

“九四香”

张士诚是个草头王，在历史上没有名分。可普通民众考虑的不是这些，他们的是非价值观相悖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皇朝信条，只相信一方父母官（王）给予他们的实际利益。据说，张士诚在江南蛮好，减税免租，百姓德之。后来朱元璋称帝，张士诚自缢，南浔百姓越发想着张士诚对他们的诸般好处，便在农历七月三十日张士诚的祭日之夜，以棒香插地，烧“九四香”；士诚小名“九四”，以此纪念他。七月三十恰为地藏王生日，江南人只说烧的是“地藏香”；又怕官府明白真实民意，“九四香”便讹传为“狗屎香”，故南浔有俗语云：“前世



南浔人说，广惠宫就是祭祀张士诚的。这是广惠桥

不烧狗屎香，今世不结众人缘”，可见张士诚与南浔百姓的缘分。张士诚生前“有功德于民”，死后亦当福佑斯土，南浔人希望立庙奉祭。但在有明一代，又不便公开表示，便称：南栅的张王庙就是祭祀张王张士诚的。张王庙正式称广惠宫，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是一座道观，主要殿堂中供奉的四大天王、三清祖师、三官神像、东岳大帝等，都与张王无涉，惟在三清殿之后，在一座坐北朝南的殿堂里，端坐一位神明，高约三尺，赤须怒目，顶盔贯甲，执握钢鞭，人称“张王神”。果真张士诚？康熙六十年（1721年）南浔《广惠宫碑记》按：“宋治平间建灵济张王庙，即祠山大帝行宫，中为三清殿，后为东岳殿，此

广惠宫之缘起也。”《续文献通考·群祀考》：“祠山大帝姓张，讳渤，宋仁宗康定元年（1041年）始封灵济王，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赐庙额广惠。”很明显，南浔广惠宫祭祀的张王是张渤，并且，上引“碑记”所考“祠山大帝遗事”也是张渤的事迹，与张士诚无涉：

帝姓张，名𣎵，生而神奇，将引苕霅二溪之水，通至广德，身变猪龙，掀泥掉石，被家人窥见，遂不果。后成祠山之神。夫六十里水路未通，帝之所遗憾也。

尽管张王庙中张王非张士诚，但在南浔人的心目中，他就是张士诚。

辑里·中国

七里丝（后来雅化为“辑里丝”）的出现改变了南浔的历史。有明一代，小小一个市镇，声名上达京师。明末崇祯年间，市廛云屯栉比，周遭四迄，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而遥，水则运河，陆则菰塘。翻开清顺治初年潘尔夔的《浔溪文献》，可见：时，“南浔阊閬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鄙，实江浙之雄镇”；而里中耆老则说，此前明正德（1506～1521年）之时，浔溪街对面，还是葑菰丛生，居民尚鲜。

辑里丝

人说，辑里丝之擅名，一依天赐之水，此言不虚，但辑里丝之佳，不独地利，亦赖人力。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七里村人改良蚕种，培育出一优良品种，蚕茧小似莲实，称“莲心种”，以此所缫之丝，纤度细、拉力强、色泽鲜、解舒好，同时人们又将缫丝车从单绪手摇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这样，七里丝便“细、圆、匀、坚”俱备，脱颖而出，“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七里丝小有名气了，渐渐成为“湖丝”的代称，湖州所属之菱湖、双林、琚市，包括当时尚属湖州府辖的乌镇，甚至江

苏震泽地方的丝，都冠以“七里”之名。据说，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身上的龙袍也是用七里丝做的。伴随着七里村雅化为辑里村，清雍正以后，“七里丝”也就称为“辑里丝”或“辑里湖丝”了，辑里周边百里之内所产之丝，都成了“辑里丝”。

清道光初年，辑里村人“合二丝为一”，以经车制成辑里丝经，1825年（道光五年）行销外洋，真正是“衣被天下”了。据《徐遇斋日记》：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诞辰庆典，清朝廷以辑里丝为礼品，大受英国人的赞赏。

经过清代200年的发展，辑里丝与南浔镇的荣耀让全中国人艳羡不已。晚清五口通商以后，辑里丝经进入国际市场，南浔进入她的全